



毛詩禮徵卷第二

天子宗廟

總叙通典唐虞立五廟其祭尚氣先迎牲殺于庭取血告于室以降神然後奏樂尸入王裸以鬱鬯夏氏因之殷制七廟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



榮述





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

清廟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

祭文王也

天作序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以下先

公諸盥至不啻

正義云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太祖于成王之世為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唯斥后稷耳于王既總稱先王故亦謂后稷為先公令使其文相類

有瞽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正義云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初成而合諸樂器于大祖之廟大祖謂文王

雝序禘大祖也箋太祖謂文王

正義云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為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

載見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正義云言見于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閔予小子序嗣王朝于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

也

訪落序 嗣王謀于廟也。

酌序 告成大武也。

正義云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

賚序 大封于廟也。

正義云謂文王廟也。樂記叙說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文云祀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

按鄭康成謂周制七廟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並而七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

數其禮與太祖同則文武之廟是後代多從王肅七廟之議而駁鄭氏四廟之說馬昭申

鄭約謂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而王制云天子七廟蓋立廟之正親盡爲限不過四也親盡之外有大功德可以祖宗者有其人則七

無其人則五故夏氏無太祖則五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周尊后稷文武則七天作疏謂成王世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是亦申鄭親廟四之說也。



烈祖序祀中宗也。箋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

正義云：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為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于子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至于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后妃廟

總叙 通典周祭先妣之廟，四時薦禘祫，與七廟皆祭。樂奏夷則，舞大濩。

闕宮 闕宮有血，傳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

正義云：按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禘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為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疎。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祭之也。

按正義謂祭先妣之時，禮無明文。月朔四時祭所不及，通典謂四時薦禘祫，與七廟皆祭。



與疏說異

諸侯大夫士宗廟

總叙通典諸侯五廟于中門外之左二昭二穆與太祖廟而五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三廟與太祖廟而三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將祭主人各服其服筮于廟門外五等諸侯皆服元冕二王于周公廟服衮冕大夫以朝服士以元冠元端也後及方伯為公者與魯侯

曰來月丁亥用薦歲事既得日吉乃官戒宗人命條宰命為酒宿戒尸明日朝服筮尸吉乃遂宿尸祝儻明日主人朝服即廟門外東方位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雍爨在門東南北上特牲饋食陳鼎在南實獸腊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宗人視牲告充雍人作豕崔靈恩云二王後則自用其牲司宮概籩豆爵解于東堂下雍人陳鼎五士禮主婦視饔爨于西堂下亨于門外東方樽司馬升羊右胖此据大夫于戶東實籩豆于房中諸侯則太宰士升豕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司士



又升魚腊司宮罇兩甗于戶間有元酒小祝設槃  
 匱於西階東主人朝服立于阼階司宮設筵于奧  
 祝設几于筵上右之主人出迎鼎主人先入有司  
 各升實籩豆罇俎祝盥升西階主人盥升阼階祝  
 先入南面主人從入戶內西面士禮則主婦宗人  
 宗婦升實籩豆等  
 主婦被鬢衣侈袂薦自東房士禮主婦纒笄宵衣  
 盥自東房薦豆崔靈  
恩云二王後夫人各以本國盛服侯伯夫  
 人則服揄狄子男及三公大夫夫人闕狄佐食司  
 士序升西階相從設俎主婦設稷興入房祝酌奠  
 祝主人再拜祝出迎尸尸升西階祝從尸升筵祝

主人再拜妥尸尸不言答拜遂坐尸祭卒食告飽  
 主人酌酒酌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啐卒爵祝  
 酌受尸尸酢主人主人卒爵祝與佐食盥手取黍  
 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嘏于主人主人再  
 拜稽首受黍嘗之納諸內主人獻祝又酌獻佐食  
 主婦酌獻祝與上佐食亦如之及賓長獻尸尸酢  
 賓主人出立于阼階祝立西階告曰利成祝入尸  
 謾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事尸之禮訖于  
 廟門崔靈恩云  
二王後各得行其先王之禮尸各服其君之服尸  
 君夫人入皆作樂殷人先樂降神後酌鬱鬯以獻



尸方伯之祭同服冕行九獻之法不得同二王後  
食前六獻食後三當食前四至酌為五更行四獻  
為九也王之兄弟封為侯伯時祭則尸坐南面主  
在東面侯伯則行七獻之禮子男則行五獻皆依  
其命數凡五等之爵自祭皆用元冕未賜圭瓚者  
不以鬱鬯直以酒灌神也凡諸侯灌用黃目為上  
尊則獻象以下尸如君服以入奏肆夏君與夫人  
灌各一獻然後迎牲麗于碑鸞刀啟其毛血以授  
祝祝入詔于室及殺始行朝踐之事尸南面主在  
西東面取胙脍燎于爐炭入詔神于室夫人酌盞  
齊以獻尸為三獻至薦熟時先以羹告設饌于堂  
後迎尸于與君拜安尸酌清酒以獻為四獻至酌  
五獻酬酢至庶人祭於寢以上皆  
七獻禮成

采繫序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  
職矣箋奉祭祀者采繫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  
公也

右諸侯祭祀

采蘋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  
先祖共祭祀矣

正義云此謂已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時事  
也經所陳在父母之家作教成之祭經序轉相  
明也

右大夫祭祀

按天子諸侯祭祀之禮亡鄭氏所注大約以  
大夫士祭宗廟之禮推之通典所叙亦約儀



禮饋食篇而纂其要。又博採經傳及注疏之說以備之。詩文所詠天子諸侯之祭祀其儀節畧具。今條舉之于左。

靜女自牧歸荇。傳：牧田官也。荇茅之始生者也。箋：茅絜白之物也。可以供祭祀。

正義云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楚茨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

正義云酒是大名其鬱鬯五齊三酒總名皆爲酒也。

旱麓清酒既載箋：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

正義云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其餘不盡然要清酒皆豫作有在三月前者故云先爲清酒也。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次爲酒之後也。

豐年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

醴。

右備酒

無羊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楚茨絜爾牛羊。

正義云鮮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往為冬烝秋嘗之祭

旱麓駢牡既備

閔宮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箋秋將嘗祭

於夏則養牲福衡其牛角為其觸舐人也

正義云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牲黑者嫌改周當以夏避嫌也魯公諸侯不嫌同也故從周制

右養牲

賓之初筵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

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箋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

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

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歟

射義云已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又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

振鷺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傳

雝澤也客二王之後

按傳以雝為澤謂澤宮也射義云天子將祭



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注云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序言二王之後來助祭故其臣得與于澤

右擇士

信南山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箋成王以黍稷之稅爲酒食至祭祀齋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

正義云於齋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

右齋時敬尸賓

有瞽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幘縣鼓鞀磬祝圉

正義云皆視瞭設之于庭

那猗與那與置我鞀鼓

按臯陶謨云戛擊鳴球鄭注云鳴球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據此磬本縣堂下尊之進使在堂上文云下管鼗鼓合止祝敵鄭注云言舜廟堂下之樂又關雎箋云鐘鼓在庭

右宿縣

關雎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傳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

正義云此章始求謂未當祭時

采蘋于以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傳  
蘋皤蒿也公侯夫人執蘋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汙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

于以采蘋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官

右供菜

按后夫人采菜于禮經無考論節次應屬視濯前

采蘋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箋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漑饔爨之事

正義云諸侯之祭禮亡按特牲夕陳鼎于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即此所謂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饔爨于西堂下即此所謂夙也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濯王后不視矣

天保吉蠲為饔是用孝享傳饔酒食也



楚茨執爨踏踏傳爨雍爨廩爨也踏踏言爨竈有容也。

正義云少牢雍人概鼎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故知有二焉

洞酌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飭饁傳饁饁也箋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于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飭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鬯傳鬯祭器。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傳漑清也

右視濯饁爨

關雎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按讀詩記引董氏云芼熟薦之也戴氏震云芼菜之亨于肉滷者也

旱麓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韓奕秬鬯一卣

按周官玉瓚共于典瑞鬱人濯之陳之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注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

卷阿有馮有翼，箋馮馮几也。翼助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

正義云：少牢尸未入之前，云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于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所俎，特牲云宗人遣佐食盥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故俱言豫也。

右祭日備物陳設

闕宮龍旂承祀，六轡耳耳。箋承祀，謂視祭事也。

右入祭

信南山祭以清酒。箋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

賓之初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箋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神也。

正義云：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



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禩其相去亦無幾也宗廟當九闕殷于樂闕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為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闕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亦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

文王禩將于京傳禩灌鬯也周人尚臭

正義云舉禩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禩也

棧樸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箋

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禩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禩

以璋瓚

正義云祭統君執圭瓚禩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禩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

言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王禩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然則太宰助王禩小宰又助之故言諸臣

有瞽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雍和鳴先祖是聽

那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箋以金奏堂下諸樂

右作樂禩獻

按大司樂云奏夷則以享先妣奏無射以享先祖又云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



徵應鍾為羽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謂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裸焉是周人奏樂乃裸與殷人同也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于裸賈公彥云王入太室裸當裸之時衆尸皆在太廟中依次而灌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

信南山從以駢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膏箋享于祖考納亨時毛以告純也膏脂

膏也血以告殺膏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也

正義云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云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太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注云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以受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之箋言毛以告純者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云物貴純是毛以告純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膏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郊特牲云取腍骨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蕭合馨香注云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



按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  
禮器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又云納牲  
詔于庭左傳季梁云奉牲以告皆迎牲詔牲  
事也又射人祭祀則贊射牲注云烝嘗之禮  
有射豕者楚語云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  
牛剖羊擊豕然則天子諸侯射牲後而後卿  
大夫袒而割牲矣

又按箋以享于祖考爲納亨時詩人之辭不  
必如儀禮無妨採取後來節次言之也納亨

在取其血膋後事禮記云血毛詔于室羹定  
詔于堂詔羹定卽納亨也正義以納亨與納  
牲爲一事非矣所據太宰注劉昭以爲干寶  
語不足爲証据也

### 右殺牲

楚茨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傳亨飪之也肆陳將齊  
也或陳于互或齊其肉箋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  
解剝其皮者有煮孰之者有肆其骨體于俎者有  
奉將而進之者



正義云牛人云共其牛牲之互注云平若今屠家懸肉架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于平就平上而齊之也毛意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鄭說天子之祭羣臣各有所司于周禮則內饗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饗也亨人云職外內饗之爨亨煮則煮熟之者是亨人也外饗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于俎是外饗也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羣臣助祭各有所掌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

按五禮通考云毛意當朝踐時事鄭意是饋食時事考亭從鄭義今考楚茨所言禮儀節次毛義為長

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箋庶侈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腍美者也

正義云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有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于周禮加籩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主婦薦之此言君婦莫莫為賓為客者以后夫人總主之故也

雝於薦廣牡箋云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

### 右朝踐

那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 右下管



楚茨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傳祊門內也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博求之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

正義云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于廟其待之迎于大門之內天子之禮其待諸侯之臣或于廟門內也釋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

郊特郊云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疏云此索祭是正祭日之祊禮器云設祭于堂為祊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注云為祊乎外明日之釋祭也

按何氏世本古義云祝祭于祊為行禮之始愚以祭統之文知之祭統稱祭有十倫首言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是則祭祊為行禮之始之

明据也輔廣云裸鬯求諸陰蒞蕭求諸陽索祭祝于祊求諸陰陽之間郊特牲于直祭祝

于主之下即繼之曰索祭祝于祊禮器于設祭于堂之下即繼之曰為祊于外皆云于彼

乎于此乎蓋汲汲乎求神也五禮通考云何元子謂朝踐以前意在求神薦熟以後意在

饗尸則索祭在朝踐時無疑矣楚茨絜爾牛



羊節是朝踐事。執爨以下，是饋食矣。而祝祭于祊，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此一證也。祭統郊特牲禮器之文，亦其證也。經傳通解文獻通考俱以祭祊列于既徹之後，恐非其序。江慎修云禮記索祭祝于祊，文承直祭祝于主之下，未知當在何時。其行事或在尸未食之前，或在尸卒食之後，皆不可知也。

右祭祊

烈祖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呂氏讀詩記云儀禮于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

按箋云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其說是也。下云食之于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二語為迂。呂氏以此為羹定，正合禮之儀節。又禮器云羹定，詔于堂。疏云謂煮肉既熟，將欲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于堂，是薦熟未定之先也。

右詔羹定

楚茨為俎孔碩，或燔或炙。箋燔燔肉也，炙炙肝也。



皆從獻之俎也。其爲之于饗，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

正義云：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膳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

按量人注云：鄭司農云：從獻者，肉穀從酒也。元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

既醉，籩豆靜嘉。傳：恒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

明者言道之徧至也。

闕宮，毛魚。載羹，籩豆。大房。傳：毛魚，豚也。載，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

右饋食

那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斲。萬舞有奕。

按詩之節次，當合樂而舞大濩。

闕宮萬舞洋洋。傳：洋洋，衆多也。箋：萬舞，干舞也。

按承上毛魚，載羹爲饋食。萬舞當爲合樂舞。

右樂舞



楚茨以妥以侑傳安安坐也侑勸也箋以黍稷爲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侑辭勸之

正義云妥侑當饋食之節郊特牲舉尊角詔安尸注云安安坐也尸始入舉奠尊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奠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江慎修云大祝辨九拜以享侑祭祀注云侑勸尸食而拜案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

右安尸

天保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傳君先君也尸所以象

神卜予也箋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

正義云即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

楚茨工祝致告徂賚孝孫箋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傳幾期式法也箋此皆嘏辭之意

既齊既稷既匡既勅箋嘏之禮祝徧齊取黍稷牢肉魚孺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勅之



正義云此言嘏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似其不同者尊卑既殊故禮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尸西以嘏于主人既稱嘏辭主人坐奠爵與受黍坐振祭齊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與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是士受嘏之禮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既卽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

### 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正義云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

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亦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畧辭之畧。

賓之初筵錫爾純嘏子孫其湛箋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于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

既醉公尸嘉告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

### 右祝嘏

賓之初筵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箋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



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云：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斲，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

正義云：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為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解，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云：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是因酌尸也。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彼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餼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餼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

鄭以特牲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特牲止有賓長為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為加爵者，天子之禮大也。按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湛先言子孫之事，合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為次也。

右加爵

楚茨為賓為客，獻醕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傳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箋：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

賓之初筵，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箋：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醕，卒爵者



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

正義云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酬賓之下卒爵者實解于篚于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舉解于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

既醉序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箋

成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于無算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

右旅酬

楚茨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傳

致告告利成也箋云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于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

正義云特牲告利成之位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往位故至堂下特牲少牢皆西面故亦西面也言利成者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

右告利成

楚茨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箋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



尸設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

右送尸

楚茨諸宰君婦廢徹不遲箋廢去也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

正義云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昨俎昨俎最尊者也其餘則其屬徹之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夫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右徹

簡兮公言錫爵傳祭有昇輝炮翟闈寺者惠下之

道見惠不過一散

右餽

楚茨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正義云祭統云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于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賓客歸之俎也特牲又云祝命徹昨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注云昨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大宗伯云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



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右燕私

按常棣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婦之屬亦從后于房中疏云自尸祝至于兄弟之庶羞宗子與族人燕飲于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也

小宛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祭義云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

鳧鷖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箋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絲衣序繹賓尸也

絲衣其紕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箋爵弁而祭于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柔安也繹之



旅士用兕觥變于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謹  
譁不敖慢此乃壽考之徵

右繹祭

立尸

總叙通典尸神象也祭所以有尸者鬼神無形因  
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夏氏立尸而卒祭殷坐  
尸周坐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又云旅  
酬六尸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  
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

之無孫則使同姓可也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  
使為尸者于祭者為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  
明子事父之道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  
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也為君尸者大夫士見  
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  
以几君迎牲而不迎尸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在  
廟中則全于君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入廟中則  
全于臣全于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祝迎尸  
于廟門之外者象神從外來也天子宗廟之祭以



公卿大夫孫行者爲尸。一云天子不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爲其太尊。嫌敵君。故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周公祭太山。而以召公爲尸者。外神賓主相見。敬之道不嫌也。卿大夫不以臣爲尸。俱以孫者。避君也。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爲尸。皆取同姓之嫡也。夫婦共尸者。婦人祔從于夫。同牢而食。故共尸也。始死無尸者。尚如生。故未立也。檀弓云。旣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白虎通曰。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

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泄。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說曰。按鳧鷖詩。美成王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其詩五章。每章有公尸。鄭元以初章爲宗廟。其二爲四方百物。其三爲天地。其四爲社稷山川。其五爲七祀。則是周代大小神祀皆有尸也。至于周人輕重。各因其象類。又按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爲尸。是三公之類也。又秋官職祭亡國之



社以士師爲尸。是刑戮之義。則其餘亦可知矣。  
鳧鷖。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箋水鳥而居水中。  
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箋水鳥以居水中爲常。  
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也。

正義云。祭在四方。其神百種。惟蜡祭耳。郊特牲曰。伊耆氏始爲蜡。注云。造者配之。蓋諸神共立一尸。而以伊耆氏配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箋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邱也。喻祭天地之尸也。

鳧鷖在深。公尸來燕來宗。箋深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也。

鳧鷖在壘。公尸來止熏熏。箋壘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于門戶之外。故以喻焉。

時享 薦新附

總叙通典先王制禮。依四時而祭者。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奉薦味以申孝敬之心。慎終追遠之意。故禮記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感。皆以孟月。



無常日。擇月中柔日。卜得吉。則祭之。敬之至也。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日禴。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爛祭。用氣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于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夏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貴心。殷禴禘嘗烝。亦因虞夏之制。王制云。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聲。郊特牲云。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其祭貴肝。周祭。春日祠。夏日禴。秋日嘗。冬日烝。

以禘爲殷祭之名。其祭尚臭。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其祭貴肺。行九獻之禮。祭之日。王服衮冕而入。廟工則奏以王。夏王入立于東序。后則副禕而入。立于西序。尸入之後。乃就于西房。尸服衮冕而入。工則奏肆夏。王反于室。而不迎尸。于是王以圭。瓚酌雞彝之鬱鬯以獻尸。禘用尸以裸地降神。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爲裸神之一獻也。后乃璋瓚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禘用尸祭之。啐之。奠之。



此為二獻也。王乃袒而迎牲于門。禮則迎牲前作樂致神。大司樂

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是也。牲入門。奏昭夏。王親牽

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而告于庭云。博碩肥腍。

王乃麗牲于碑。親執鸞刀。啟其毛血。以授于祝。祝

入告于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凡牲

廟用一牢。朝踐之時。尸出于室。坐于戶西南面。主

在西東面。禮則延太祖。尸主坐于室戶外之西南面。主在其右。亦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

向而坐。主各在其右。時尸主之前。薦以籩豆脯醢而已。乃取

牲胾。營燎于爐炭。入以詔神于室。于時王親洗肝

于鬱鬯而燔之。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

祭也。次乃升牲首于室中北墻下。尊首尚氣之義

也。時又薦腥于尸主之前。謂之朝踐。于時王乃以

玉爵酌獻尊中。醴齊以獻。禮則此三獻也。后于是

薦朝踐之籩。時堂上以夾鍾之調歌。堂下以無射

之調作大武之樂。禮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

之樂。奏大武之時。則歌維清及大武之詩。獻后稷

尸時樂同。降神樂章。則歌思文。獻先王先公。則奏

無射。歌夾鍾舞大武樂章。則歌天作。獻文王。后于

尸歌清廟。獻武王尸歌執競樂同。先王先公。后于是亦以玉爵獻罇醴齊以獻尸。禮則瑤此四獻也。



時堂下之樂亦作也。于時王自阼階而西酌獻。后從西階東酌獻。至薦熟之時。謂之饋食。先薦熟于堂。設饌之時。王及尸皆有倚住之處。設几于旁。故云變几也。設席之後。更設尸主之席于堂。在戶內西方東面。尸在其北。布尸主席訖。乃遷所設于堂上之饌。置尸主坐前。時祝又以斝酌奠于饌南。所謂天子奠斝。又取腸間脂燂之。蕭合羶薌。燎一爐炭。所謂臭陽達于牆屋。乃迎尸主入室。卽席舉奠。將祭之時。祝則詔王拜安尸。拜訖。尸遂祭酒。以

菁茅。謂之縮酒。尸遂啐之。奠之。尸乃坐。于是王以

玉爵酌象尊。盎齊以獻尸。禮則酌壺尊。五獻也。時后薦

饋食之籩。又以玉爵酌象尊醢齊以獻尸。禮則以瑤爵酌

壺此六獻也。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尊醴

齊以酌尸。禮則酌著尊之泛齊。謂之朝獻。亦尊相因。此七獻

也。后薦加事之豆籩。尸飲七。王可以獻公。尸飲訖。

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王乃設酢席于

戶內。尸少祭饌黍稷。并假福王。王乃以出。量人與

鬱人受之。后以玉爵酌饋食象尊之盎齊以獻尸。



禮則瑤爵酌  
壺尊醴齊

曰再獻亦樽之相因尸酢后如王之

法飲酢酒此八獻也尸飲八王可以獻卿諸侯為

賓者以玉爵酌盞齊備卒食三獻合九獻凡王及

后各四諸侯為賓者一也尸飲九王可以獻大夫

士尸飲訖又酢諸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

冕而總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九獻之後更為嗣

子舉奠與羣臣進獻更行三爵皆謂之加爵則用

璧散璧角散五升角四升即行旅酬無算之爵樂作亦然

旅酬既訖則尸出尸出之後則嗣子餞之厥明更

以一牢繹于祊其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而後食  
二月獻羔開冰四月以彘嘗麥七月登穀八月嘗  
麻九月嘗稻十二月嘗魚

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傳春日祠夏日禴秋日

嘗冬曰烝

正義云祠之言食禴新菜可洵嘗嘗新穀烝進  
品食也禴禴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  
祭春日禴夏日禴秋曰嘗冬曰烝周公制禮乃  
改夏為禴禴為大祭案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  
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  
言周公者据制禮大定言之耳  
春秋繁露四祭篇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禴  
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



以十月進初稻也。又祭義篇云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机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尊實粢也。机實黍也。敦實稻也。

清廟序祀文王也。

正義云此祀文王自當在春餘序之稱祀不必皆春祀也。

天作序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太王已下先

公諸盥至不啻。

正義云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禴烝嘗。

執競序祀武王也。

豐年序秋冬報也。箋報者謂嘗也烝也。

闕宮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箋春秋猶有四時也。

按正義云古毛詩說以此為郊祀非鄭所從

說見前。

秋而載嘗。傳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

那序祀成湯也。

顧子烝嘗。湯孫之將。

殷武序祀高宗也。

右時祭



七月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世本古義云其蚤孔云其蚤朝也愚按即二月朔也曹氏云獻羔祭司寒也祭韭薦清廟也

按何氏說以薦新為月祭

潛序季冬薦魚春薦鮪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鱸有鮪鰈鱮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又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注云進時美物白虎通義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

非此不可故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春秋譏之

按王制注云大夫士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高堂隆云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也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禮書云祭有常月薦無常時月令王者薦新雜用孟仲季按鄭注為大夫士言之也隆說為天子諸侯言之也禮書不達先儒之意以為薦無常月不知孟月非不薦新以備物故以時祭言之仲月季月薦新不備牲故以薦新言之耳



右薦新

禘禘

總叙通典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權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禘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禘三年春特禘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禘禘秋禘嘗冬禘烝每閒歲皆然以終其代殷先王崩新王元年喪畢而禘三年春特禘夏

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禘禘秋禘嘗冬禘烝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禘祭之後乃禘于太祖來年春禘于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禘以夏禘以秋將禘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其太宰太宗太史帥執事而卜日既卜司隸隸僕修除糞洒其廟將祭前夕于太廟南門之外展牲庖人告牲太宰眡滌濯祭器掌次于廟門外之東設主人及公卿以下次幕其尸次兼設幄次百司所供之物皆至廟門外司徒奉牛牲司馬奉



羊牲司空奉豕牲每廟各一牢司烜氏以夫燧取  
明火于日以照饌以鑿取明水于月以加五齊籩  
人陳四籩之實朝事之籩有醴黃白黑形鹽臠鮑  
魚鱸饋食之籩其實有棗栗桃乾榛榛實加籩之  
實菱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飧醢人掌四豆之  
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醢菁菹鹿醢  
茆菹麋醢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麋醢蜃  
蜃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箔  
菹雁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醢人共五

齊七菹醢醬等鹽人共苦鹽散鹽小史叙昭穆之  
俎簋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罇司尊彝共尊彝  
黃彝幕人共畫巾以幕之亨人共鼎鑊及大羹鉶  
羹舍人共簠簋甸師氏共齎盛及蕭茅凡后所陳  
薦玉齎玉敦等物皆九嬪共之獻尸之瑤爵等內  
宰共之天府陳國之玉鎮大寶器陳于東西序九  
服內諸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  
陳廟庭共几筵司几筵云吉事變几席皆以莞筵  
紛純加縑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司服共



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尸服亦然。凡百司所共之物，皆太史校數之。及教所當置處，王所乘輅，雞人呼晨，司樂宿懸等，一如園丘。其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鬱鬯，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醴齊，盎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醒齊而已。次堂上，陳沈齊，沈齊之南，陳元酒，元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于是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于室之奧，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尸在東。

北面，太祖之子于席前之北，南面爲昭，及昭之子在南方，北面對爲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

直至禰，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用七獻。九獻禮詳

前時祭，其禘祭之儀，一如禘祭，所異者，但祭毀廟以

上，不及親廟，其神主位。按禘禘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



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元酒等一如祫祭于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裸尊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尊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

向餘尸主于室中之左右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中每廟各一日繹祭則同一日。

元鳥序祀高宗也箋祀當作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雒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旣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



正義云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百王通義則殷  
之禘祭三年一為若是三年常禘則毀廟之主  
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使徧  
及先祖不獨主于高宗今序言禘高宗故知是  
崩後初禘于  
契之廟也

### 右禘

雖序禘太祖也。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

太祖謂文王。

正義云合祭為禘。就廟為禘。禘尚大祭。禘大可知。禮緯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者。聖人因事建法。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其實禘禘相距各五年。非禘多而禘少也。

通典云禘禘二禮俱是大祭。先賢所釋義各有殊。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禘小。鄭元注三禮以禘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等。數家之說。非無典據。至于宏通經訓。鄭義為長。嘗試論之。以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禘大。于禘按公羊傳云。大事于太廟。大事者禘也。禘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至于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既不合于太祖。則小子禘也。曾子問。主夫云。自非禘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小子禘明矣。其禘則備五齊三酒。禘則四齊三酒。禘則備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

按唐太常博士張齊賢建廟議云。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商之元王。周之后稷。是矣。又云。伏尋經始祖。即太祖。太祖



之外更無始祖。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注詩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若如張說，詩序所云太祖，不謂文王，當指后稷。而經云：假哉皇考。又云：文武維后，明非后稷也。當從鄭說。

右禘

天子七祀

載祭附

總叙通典殷制：天子祭五祀，戶一，竈二，中雷三，門

四，行五。祀歲，徧諸侯。大夫與天子同。周制：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雷，竈，或立戶。

鳧鷖序：鳧鷖在壘，箋：壘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于門戶之外，故以喻焉。

右七祀



生民取蕭祭脂取羝以較傳羝羊牡羊也較道祭也箋取蕭草與祭牲之脂蒸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

正義云取蕭草與祭祀之脂還是羝之脂也以牲為較祭而設羝宜與較同文蒸之于行神之位正謂祭較之位以較之所祭即七祀行神故言行神之位

按行神之位据鄭注在廟門外西方較祭据鄭注在國門外其地不同也行神据鄭注不知其人祖神見白虎通為共工之子修其人不同也孔冲遠謂較之所祭即七祀行神

非鄭意也

烝民仲山甫出祖箋云祖者將行犯較之祭也

韓奕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箋

云祖將去而犯較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

往去則如始行焉祖于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

于是也顯父周之卿士也餞送之故有酒

聘禮記日出祖釋較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較為行始也詩傳曰較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較涉山川然則較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較祭酒脯所告也卿大夫處者于是餞之飲



酒于其側禮畢乘車轆之而遂行舍于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  
泉水疏云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卿大夫用酒脯而已

按行神常祀在冬月令冬祀行祭先賢是也  
詩言祭脂與聘禮言釋幣皆為因祭其為行  
神之人鄭注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  
祖神見白虎通云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  
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  
曾子問正義行神曰纍

右較祭

諸侯助祭

總叙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  
士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  
不中者不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者有讓削以地  
得與于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

文王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嗚傳  
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箋殷之臣壯美而敏來  
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疆

白虎通曰言微子服  
殷之冠助祭于周也



思齊肅肅在廟箋羣臣助祭于廟則尚敬

清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尚書大傳云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二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倏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

烈文序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臣工序諸侯助祭遣于廟也

振鷺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箋二王夏殷也其後

祀也宋也

有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箋我客二王之後也長

多其成功謂深感于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過

雝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

廣牡相予肆祀

載見序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也

有客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那我有嘉客亦不夷懌箋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

來助祭者



烈祖來假來享降福無疆箋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

元鳥龍旂十乘大糝是承箋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

### 大學

總叙通典有虞氏大學爲上庠小學爲下庠夏后氏大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殷制大學爲右學小學爲左學又曰瞽宗周制大學爲東膠小學爲虞

庠又云天子曰辟雍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菁菁者莪序樂育才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箋樂育人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

靈臺於論鼓鐘於樂辟廡傳水旋丘如璧曰辟廡以節觀者

正義云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土之高者曰丘此水內之地未必高于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丘言之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



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園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園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靡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璧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靡者取其靡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于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靡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園曰靈園稱沼曰靈沼謹按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以正之元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靡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

學以訛馘告然則太學即辟靡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阜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靡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園有靈沼有辟靡其如是也則辟靡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園也沼也同言靈于臺下為園為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眾家之說各不昭晷雖然于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

文王有聲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傳武王作邑于鎬京箋云自由也武王于鎬京

行辟靡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

歸服者



正義云辟廱之禮謂  
養老以教孝弟也

諸侯立學

總叙通典諸侯學曰類宮類之言班所王制天子

命之教然後為學崔靈恩云諸侯為學之法但一

置立之處一如時王之法貴尚是同然則周之諸

侯大學東膠在王宮之左小學虞庠在公宮南

知一如時王之法者鄭元注王制小學在公宮南

之左大學在郊云殷諸侯置學之處得同天子

魯立三代之學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

序也瞽宗殷學也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于以

上庠今藏棗盛之委焉序次王事也瞽宗樂師瞽

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有德者教焉死則以為樂

祖于此祭之也崔靈恩云凡諸侯之子入學之法

亦以十年而出就外傳學書計入學之時祭先聖

先師釋奠一如王子之法

青衿序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箋鄭國

謂學為校

正義云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于鄉校然

明謂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學為校校是學之

別名故序連言之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傳青

衿學子之所服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

絃之舞之



七月躋彼公堂傳公堂學校也

泮水序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

廡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箋

辟廡者築土離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

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

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

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

正義云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注云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侯亦然下章言淮夷攸服明當于是謀之故知行飲酒之禮因以謀伐淮夷之事也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正義云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訛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于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

巡狩

總叙通典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羣后四朝肆覲東后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贄五月巡守至南嶽八月巡守至西嶽十一月  
巡狩至北嶽皆如岱宗之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夏  
后氏因之周制十二年一巡守天子將巡狩類乎  
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職方氏先戒四方諸侯曰各  
修乎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  
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大馭掌犯軼之禮  
封土爲山以車轢之喻無險難也土訓氏夾王車而行以待王問  
九州形勢山川所宜誦訓氏亦夾王車以上古久  
遠之事以告王又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乘金輅建大旂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  
祀山川覲諸侯其方之諸侯先于境內待之所過  
山川則使祝宗先以三等璋瓚皆以黃金爲鼻流  
酌鬱鬯以禮神次乃校人殺黃駒以祭之每宿舍  
掌舍設榼榼謂行馬再重其外則土方氏又設蕃

籬既至方岳先問百年就見之若未滿百年八十  
九十者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則不天子乃令太  
師採人歌謠之詩以樂播而陳之以觀人風俗以  
審其善惡命典市之官陳百物之貴賤以觀人之



所好惡。又命典禮之官考校四時節氣月之晦朔甲乙等日及候氣之律呂所用禮樂宮室車旗等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皆以王者所頒制度考校之。諸侯封內有名山大川不舉而祭之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其地。有祭宗廟不順昭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冠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王者加地進律。律謂爵命之等其諸侯待王之牢禮以一犢。既黜陟諸侯乃與之相見于方岳之下。築壇與覲禮。

壇制同。其見諸侯之儀亦如覲禮。諸侯既朝見王訖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其神主于月必因以祭之。其餘三方巡狩之儀亦如東嶽巡狩訖却歸。每廟用一牛以告。至謂之歸格于祖。禴用特。

時邁序巡狩告祭柴望也。箋巡狩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

正義云巡狩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詩述武王之事。而箋云至方嶽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狩所爲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狩爲之。非言武王得封禪也。



般序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

告祭

總叙通典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于祖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七月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子思之語商湯將伐桀告天云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太祝告王用牲幣。

皇矣是類是禡。

正義云文王之伐崇也初出兵之時于是為類祭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言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疏云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戰訖而祭故須新為壇兆

械樸芄芄械樸薪之類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箋白桸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芄芄然豫斫以為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

按春秋繁露郊祭云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詩云濟濟辟王



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溥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据此則棫樸首兩章皆言郊天。鄭氏于維清箋實用其意。此不從者。以郊祀器用陶匏。不合奉璋。然此爲告祭。亦郊天之始。或禮不備也。

維清肇禋。箋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正義云文王之時禘郊不備所祭不過感生帝而已。

按正義甚得禮意。如爲天子則當類天皇大帝于圜丘。据堯典肆類于上帝。馬融云上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鄭云禮祭上帝于圜丘。類祭當依禘祭而爲之。

時邁序巡狩告祭柴望也。箋書云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按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注云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祭法注云積薪于壇。



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上馬融尚書注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郭璞注爾雅謂既祭積牲燒之與馬鄭說異不可從。

桓序講武類禡也。

正義云武王將欲伐殷講習武事又爲類祭于上帝。

按泰誓云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又逸周書武寤解云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是也。

右告上帝山川

維天之命序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有瞽序始作樂而合乎太祖也。

正義云言合于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于最尊之廟奏之耳。太祖謂文王。

酌序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于



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

正義云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羣廟也

右告宗廟

毛詩禮徵卷第二終

受業姪家起承校字

毛詩禮徵卷第三

涇包世榮述

享司寒

藏冰開冰附

總叙通典周制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

三其凌春始治鑑

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之度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祭祀

供冰鑑賓客共冰大喪供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

刷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左傳魯

大夫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

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用黑牡秬黍



以享司寒於是取而藏之也周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於是以風出而用之朝之祿位賓食喪祭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亦皆與焉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憊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疫不降民不夭札

七月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傳冰盛水腹則命取冰于山林冲冲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箋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啟

之

正義云祭司寒而藏之還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羔而啟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服虔左傳注云司寒司陰之神元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

高禘

總叙通典周制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

于高禘

高辛氏之代元鳥遺卵娥狄吞之生契後王以為禘官嘉祥而立其祠又月令章句

曰高尊也禘祠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為人所以祈子孫之祀元鳥感陽而至其來主于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元鳥至日有事高禘而生契焉故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盧植云元鳥至而陰陽中萬物生故于是以三牲請子于高禘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



子故謂之禱以爲古者有禱氏之官因天子親往以爲神鄭但言后王不知起于何代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韞授以弓矢於高禱之前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禮謂酌飲于高禱之庭帶以弓韞求男之祥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傳帝高辛氏之帝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箋姜嫄當堯之世爲高辛氏之世妃姜嫄之生后稷何如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禱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

元鳥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傳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

月令疏云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禱氏祓除之祀位在于南郊蓋以元鳥至之日祀之矣其禋祀乃于上帝也城簡狄吞鵲子之後後王爲禱宮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禱據此言之則高禱之祭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禱配之故謂之高禱至高辛氏之時既有簡狄之異後王以是爲禱官之嘉祥卽以高辛之君立爲禱神以配天其古昔先禱則廢之矣先禱當是伏義也

按閼宮傳云孟仲子曰是禱宮也語必有師



承想魯祀郊禘以姜嫄配與

祓禊

總叙通典周制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歲時祓除

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月令暮春天子始乘如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之類

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薦宗廟因乘舟浮川也

溱洧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

按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

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蔡邕云今

三月上巳祓于水濱蓋出此也

冠禮

總叙通典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文王十三生伯

而生子禮也許慎五經異義曰春秋左氏傳說歲

星為年紀十二而一周于天天道脩故人君年十

二可以冠自夏殷成王十五而冠論曰古文尚書

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

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

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

弁開金滕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

而後出也許慎五經異義云武王崩後管蔡作亂

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滕之



卷三  
四  
裸享樂於廟。五經要義云。冠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爲禮之始矣。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此人君重冠之義也。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或云。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冠禮者。王肅鄭元皆以爲夏末衰亂。篡弒所由生焉。故作公侯冠禮。則明天子冠禮之審。又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五十而有賢

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故筮賓于阼。以著代醮于客位。三加彌尊。皆士之禮也。今按大戴禮有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天子之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同于士。据此。自天子至于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遂同蕩滅。其周制。士冠禮頗備。王者時採行焉。士冠禮。將冠。筮日于廟門。主人戒賓。前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宿贊冠者一人。夙興。設洗。直于東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



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鞞。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鞞。緇布冠。頰項。青組纓。屬于頰。緇纒。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筭。爵弁筭。緇組紘。纁邊。同篋。櫛實于篋。蒲筵。二在南側。尊一。甌。醴在服北。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坫南。主人元端。爵鞞。立阼階下。兄弟畢。衿元。立于洗東。僮者元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賓至。主人拜迎于外門之外。揖讓而入。主人升。立于東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纒。筭櫛于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卽筵坐。贊者坐櫛。設纒。賓降西階。一等。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坐乃冠。興復位。贊者率冠者。與賓揖之。適房。服元端。爵鞞。出房南面。賓揖之。卽筵。降二等。受皮弁。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祝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加之如初。贊者率紘。與賓揖之。



適房服素積素鞞容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  
進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  
以成厥德黃耆無疆受天之慶徹皮弁冠櫛筵入  
于房筵于戶西南面賓揖冠者就筵賓禮之冠者  
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  
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  
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  
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伯仲叔季  
惟其所當冠者對乃醴賓以一獻之禮冠者易服

服元冠元端爵鞞奠贄見于君遂以見于卿大夫  
鄉先生

甫田婉兮變兮總角卯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傳  
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卯幼穉也弁冠也

正義云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冠所  
以覆髮未冠則總角士冠禮及冠義記士之冠  
云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  
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士有三加冠此言突若  
弁兮指言童子  
成人加冠而已

婚禮

總叙通典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羲氏制嫁娶以



儷皮為禮

儷兩也

五帝馭時娶妻必告父母夏親迎

於庭殷于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

于戶六禮之儀始備天子聘女加穀圭靈王求婚

于齊遣使稱制拜后魯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

后于紀公卿大夫士婚禮下達納采用雁主人筵

于戶西使者至升階當阿

阿棟也

東面致命曰敢納

采主人降授老雁又執雁請問名如初禮曰敢請

女為誰氏對曰某氏乃醴賓納吉用雁如納采禮

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

徵成也納幣以成婚禮

請

期用雁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親迎期日父

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

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不堪不敢忘命期初

昏陳三鼎于寢門外饌于房中尊于室中北墉下

元酒在西尊于房戶之東無元酒實四爵合盃

夫婦

酌于內尊其

主人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

車亦如之至婦氏大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

几女次純衣纁衽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

其右主人元端迎賓于門外賓執雁從至廟門揖



入賓升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  
 不降送初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  
 衣若笄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自西階上  
 不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庶母  
 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爾父  
 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衿衣小帶鞶鞶囊也壻御婦車  
 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姆加幃乃驅御者代壻先俟于門外婦至揖婦以  
 入升至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

南面贊設同牢饌卒食三醕用盃主人脫服于房

媵受婦脫服于室御受

女從者為媵男從者為御

姆授巾御衽

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主人入親脫婦  
 之纓燭出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階舅即席

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筭棗栗

筭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

今之筭筭簾矣

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降階受

筭服修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

贊醴婦席于牖戶之間贊酌醴席前北面婦東面

拜受贊西階上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拜贊者答



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凡婦人相饗無降

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天天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

正義云言宜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為秋冬時矣

匏有苦葉士如歸期迨冰未泮傳迨及泮散也有標

梅疏云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孫卿毛氏之師明毛亦然又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于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抑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為期盡蕃育之法

按秋冬逆女衆說多同管子云春三卯十二

始卯十二中卯十二小卯而始卯合男女秋

三酉十二始酉十二中西十二小酉而始酉

合男女又楊子太元云內婦始秋分

氓秋以為期



王肅述毛以此爲  
秋冬合昏之証

綢繆綢繆束薪三星在天傳三星參也在天謂始  
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

正義云王肅  
云謂十月也

三星在隅傳隅東南隅也

正義云在天既據十月在隅又在  
十月之後謂十一月十二月也

三星在戶傳參星正月中直戶也

右毛所據昏時

草蟲陟彼南山言采其蕨箋在塗而見采蠶

言采其薇

按蕨薇皆二月生蕨初生可食至四月即成  
薪箋云在塗見采蕨可以定昏時非秋冬矣

桃夭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箋宜者謂男女年時俱  
當

正義云謂行嫁又  
得仲春之正時也

行露厭浥行露箋謂二月中嫁娶時也周禮仲春  
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標有梅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箋



與者梅實尙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

正義云鄭據周禮仲春爲昏是其正此詩三章皆爲蕃育之法非仲春也謂孟夏之月初承春後仍爲善時求我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孟夏善時以承昏事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箋此夏向晚

標有梅頃筐堅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箋頃筐取之謂夏已晚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

禮會之也時禮雖不脩相奔不禁

野有死麕有女懷春吉士誘之箋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

東門之楊東門之楊其葉牂牁箋楊葉牂牁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

綢繆三星在天箋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于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于東方矣故云



不得其時。

正義云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于卯上二月之昏合于本位故稱合宿心星又是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謂候其將出之時行此嫁娶之禮也凡取星辰為候多取昏旦中為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為候者以火者天之辰星有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即為失時故取將見為候二章言在隅又晚于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于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

七月春日遲遲采蘋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

歸

周禮疏云此亦春娶之証也夏小正二月采蘋

東山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箋云倉庚仲

春鳴嫁娶之候也之子于歸謂始嫁時也

我行其野我行其野蔽芾其樛箋樛之蔽芾始生

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

右鄭所據昏時

按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夏小正云

二月綏多士女鄭据為昏時之正通典云鄭

元嫁娶必以仲春之月王肅述毛以為秋冬

嫁娶之時仲春期盡之時矣按束皙云春秋



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取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褒貶。何限于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于小事猶書得時失時。况昏姻人倫端始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于紀。周之季夏。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

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常人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又按士昏禮請期之辭云。唯是三族之不虞。卜得吉日。則可配合。婚姻之義。在于賢淑。四時通用。協于詩禮。先賢以時月爲限。恐非至當。束氏之言。暢于禮矣。



附與仲虞論昏期書

仲虞吾弟足下承示論毛鄭昏期文往復讀之精心健舌所向披靡往哲復生猶畏來者賓叔謂此爲不朽之文信然然謂高言妙論默契風人榮尚未窺其深也足下于此果自信與竊試論之周禮媒氏曰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二十而嫁鄭注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此言男必三十女必二十爲定時過此

則衰未至則不許故曰令令者令民不敢過不敢不及也又曰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此言昏期必以仲春唯有喪禍者不拘此月故亦曰令足下云三十二十年之極故令之中春時之極故令之若未三十二十未中春則無須令也榮竊謂此非經意也曲禮曰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如足下之說冠不必二十仕不必四十然與否與三十二十之限中春



之期義無可議。馬昭所據禮記本命尚書大傳穀梁傳義俱符合也。特以媒氏之令唯掌萬民之判，諸侯大夫不與焉。諸侯大夫雖以中春爲正時，餘月亦聽之。與庶民異，故詩中言婚嫁亦不以一例論。先儒未窺及此，故說多歧。如碩人篇曰葭莢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此諸侯之昏也。茨葭生三月中，至四月始長大。言揭揭則四月矣。是諸侯四月可昏也。匏有苦葉，刺宣公也。曰士如歸妻，迨冰未

泮。此示諸侯之昏禮。諸侯曰士者，士大夫也。冰泮在二月，未泮則正月。是諸侯正月可婚也。草蟲大夫妻嫁也。首章曰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草蟲鳴，晚秋之候也。詩必據所見以興焉。二章曰言采其蕨，三章曰言采其薇。蕨薇生皆二月也。是大夫妻嫁或二月，或八九月皆可也。此與春秋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廿五年六月伯姬歸于紀，同不限以二月之証。其男女之年，詩不及焉。至庶民年必以三



卷三  
三  
二十昏期必以中春爲斷。如桃夭言男女及時也。二月桃始花。又以與女年盛時行。故曰宜其室家。標有梅云。其實七兮。其實三兮。頃筐暨之。與者梅至孰則落。女至盛則嫁。此言女年二十也。曰迨其吉兮。迨其今兮。迨其謂之言急急于三十二十之年。仲春之時也。如野有死麕。有女懷春。東山倉庚于飛。熠熠其羽。之子于歸。皆仲春也。唯氓刺奔也。曰秋以爲期。綢繆刺晉亂也。曰三星在天。今夕何

夕。見此良人。此詩之大概也。毛傳言嫁娶男女之年者一。言昏期者三。標梅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摠三章爲一義。與媒氏合。野有死麕。傳曰。春不暇待秋也。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綢繆三星在天。傳曰。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三星在戶。傳曰。參星正月直戶也。此二傳則承其師荀子說。與周禮違。荀子曰。



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此疑晚周禮。禮經不載。非詩旨也。然王肅述毛者。據家語。女年十五至二十。男年二十至三十。皆可昏。非傳義。鄭箋言嫁娶男女之年者。同傳。標梅箋曰。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又曰。善時謂年二十。又曰。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言昏期者十。草蟲言采其蠶。箋曰。在塗而見采蠶。行露厭浥。行露。箋曰。厭浥然溼。道中始有露。謂二月嫁取時也。標有梅箋曰。謂明

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野有死麕。箋曰。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匏有苦葉。箋曰。歸妻使之來歸于已。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時也。二月可以昏矣。綢繆。箋曰。心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東山。箋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東門之楊。箋曰。楊葉牂牁。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矢仲春之月。我行其野。箋曰。樛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取之月。蓬牛。頽也。亦仲春時可采也。蓄當也。亦



仲春時可采也。我采當之時，以禮來嫁爾也。鄭言男女之年及昏期，皆如周禮，優于毛矣。其間不必記時，而箋以爲記時者三條：行露與強暴也，非記時；而箋云謂二月嫁取時，二月非始有露時也；標梅三章，與女年盛也，而箋首章曰至夏則衰，二章曰此夏鄉晚，末章曰謂夏已晚，此則失之固矣。我行其野，言采芣，言采蘩，采芻，詩旨與遇惡夫也，以爲記時亦得耳。摠而論之，男女之年，定以三十二十。

毛與鄭同也。論昏期，一以秋冬，一以仲春。毛與鄭異也。其義則鄭優也。以女年十五至二十，男年二十一至三十，皆可昏。王肅之說也。以男女年限，如王肅昏期自秋冬至中春止。通毛鄭爲一者，非毛氏鄭氏之說，則足下之說也。詩人之旨，說者多晦摠，由貴賤不分，疑義滋甚。揆之春秋，嫁娶爲不合，推之喪服，從母之長殤，夫之姑姊之長殤，爲難通。析而論之，義在是矣。此鄙之說也。質之通人，以爲何



如

南山崔崔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合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賈疏云始雖以萬民為主上至天子皆得耦為合但士以上兼妾媵為異耳士昏禮云昏禮下達注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耻

右行媒

匏有苦葉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傳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箋雁者隨陽而處以婦人從夫

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

正義云昏禮納采用雁賓既致命降出擯者出請賓執雁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矣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

右納采問名

大明大邦有子俶天之妹箋云既使問名還則卜

之又知太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

士昏禮云納吉用雁如納采禮注歸卜于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

南山崔崔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

箋云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謂告



正義云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齊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于鄭其辭云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是娶妻有告廟之禮而筵必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舉以言之案婚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筵于戶西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于廟也其後諸禮皆轉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尚每事告廟則夫家行六禮皆告于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爲大事故特言之

按此疏謂夫家六禮之行皆告于廟曲禮齊戒以告鬼神彼疏云齊戒謂嫁女之家受六禮並在于廟布席告先祖也明女是先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而取婦之家父命子親

迎乃並自齊潔但在寢不在廟所以爾者自虎通云取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與此疏異或謂箋以卜于死者申傳必告父母廟明婚禮取婦之家惟卜在于廟非舉卜以概其餘似禮疏爲長文王世子五廟子孫祖廟未毀冠取妻必告注云赴告于君也是庶子取妻禮惟告于君不告廟也然卜于廟卽告廟之謂矣文王世子所云明親族未絕雖列於庶人其昏冠猶令告之此親親之義亦不



嫌不告廟也。士昏禮記納采納徵之辭兩言某有先人之禮辭不虛舉亦可明其告廟矣。

右納吉

南有喬木言秣其馬。箋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

致禮餼焉。

正義云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採用雁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元纁束帛。纁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

野有死麇序惡無禮也。箋無禮者為不由媒妁。雁

幣不至。

正義云經言吉士誘之。女思媒氏導之。故知不由媒妁也。思其麇肉為禮。故知雁幣不至也。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傳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

正義云解以死麇之意昏禮五禮用雁。唯納徵用幣。無麇鹿之內言死麇者。凶荒則殺禮謂滅殺其禮不如豐年。故思以麇肉當雁幣也。

野有死鹿白茅純束。傳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

包之也。

大明文定厥祥。箋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

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



正義云祥者徵祥之美卽卜吉之謂卜而得吉卽納吉也定其吉祥謂納幣也

### 右納徵

鵲巢百兩御之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箋御迎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

南山崔崔葛屨五兩

按惠氏棟云說苑云親迎其禮云何諸侯以屨三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

履禮夫人貞女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然則葛屨五兩親迎之禮也三兩當作五兩大夫以下二兩則諸侯五兩明矣

大明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箋迎大妣而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重昏禮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

正義云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畧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妣重初昏行造舟遂卽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爲後世法

按通典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



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元駁之曰  
文王親迎于渭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  
于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  
敵豈施于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  
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  
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  
此言繼先聖之後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其誰  
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爲天子  
不親迎按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

劉夏逆王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是  
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  
迎在殷代未可据此以爲天子之禮孔子之  
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後得郊  
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非說天子之禮  
榮按白虎通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  
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  
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  
渭据此則文王昏時王季已不在矣



韓奕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

右親迎

按士昏禮記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是士禮親迎前尚有醮子一節醮子在于寢若諸侯無命之者則親迎當告廟而後行傳曰凡君行必告于廟親迎出竟未有不告于廟者也又春秋內夫人皆書至杜注云告于廟也至既告廟則迎時亦必告廟可知矣隱八年

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注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是世子親迎亦有告祖廟之禮先配後祖說者各歧附注于後以備參攷

曾子問疏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于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爲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如鄭義是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之後



乃始成昏故議鄭公子忽先為配匹乃見祖廟  
故服注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  
昏與鄭義異也

左傳疏賈逵以配為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  
月廟見然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夕祗席相連是  
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即去而有啟  
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眾以配為  
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  
其祖也案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  
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  
鄭元以祖為祓道之祭先為匹配而後祖道在  
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滯故杜據公  
子圍告廟之事言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  
先配後祖此時忽父見在告廟與否當是莊公  
之事而譏忽者楚公子圍亦人臣而自布几筵  
告于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  
命當自告廟或可鄭伯為忽娶妻先逆而後告

廟鍼子見而譏之公子圍  
告廟專權自由耳非正也

吳沈欽韓文起云杜預之說乃似是而非者也  
昏禮自下達女氏皆于廟則父之醮子有不于  
廟乎其遣之有不告廟者乎貴為國君世子且  
為有禮之莊公乃不如楚之公子圍乎且鍼子  
在鄭必灼然于耳目者乃咨嗟于誣祖耳胡為  
追按前此之過舉成事後之清議若先未告廟  
左氏豈不能出一語貶絕而待鍼子之定論也  
蓋禮有制幣之奉春秋有告至之文假謂忽也  
世子以聘禮推之使者之出朝服釋幣于禰其  
歸朝服至于禰彼受命出疆循必告必面之義  
况昏禮之大者乎然則子忽之失在不先告  
至將傳宗廟之重于適而借跬步之勞于祖已  
即安伉儷焉是為誣其祖也鍼子曰是  
不為夫婦則是孔子未成婦之義也

著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



而箋謂從君子而出至于著君子揖之時也。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箋謂揖我於庭時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正義云毛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于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為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

東山親結其縞九十其儀傳縞婦人之禕也母戒

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按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

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列女傳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夫人孝公親迎于華氏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結其衿襦戒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諸母誡之兩階之間姑姊妹誡之門內

右受女

有女同車傳親迎同車也



正義云。士昏禮云。婿揖婦出門。乃云。婿御車授綏。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

有女同行。箋。女始乘車。婿御輪三周。御者代婿。

韓奕。韓侯顧之。傳。顧之。曲顧道義也。

正義云。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于是之時。則有曲也。顧也。

按列女傳。齊孝公迎華氏之長女孟姬于其

父母。三顧而出。親授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

又白虎通云。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

防淫泆也。

右授綏

鵲巢百兩將之。

正義云。夫人之嫁。自乘家車。鄭箴膏肓引上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袞。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禮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肓。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用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

碩人。庶士有暵。傳。庶士。齊大夫送女者。

正義云。左傳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



也卿

右送者

草蟲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傳  
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箋在塗而憂。憂不當君  
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于其族  
之情。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傳嫁女  
之家。不息火。思相離也。箋維父母思已。故已亦傷

悲。

碩人。碩人其頤。衣錦褔衣。傳錦文衣也。夫人德盛  
而尊。嫁則錦衣加褔。箋國君夫人衣翟而嫁。今  
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大  
著。

丰衣錦褔衣。裳錦褔裳。傳衣錦褔衣。嫁者之服。箋  
褔禪也。蓋以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  
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紵衣  
纁袖。



右女在塗

碩人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  
弗以朝箋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  
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  
葛屨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揄傳提提安諦  
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  
辟象揄所以為飾箋婦新至慎于威儀如是使之  
非禮

正義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當主故就客位

右婦至

草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箋既見謂已  
同牢而食既覯謂已昏也

右成禮

何彼穠矣曷不肅雝王姬之車箋言其嫁時始乘  
車則已敬和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  
齊侯之子

公羊傳云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  
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注云不自爲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昏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脉之屬宜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持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于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

### 右王姬下嫁

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箋淑女謂三夫人以下左右流之箋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

正義云周南王者之風以天子之數擬之非其時卽然也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鄭于檀弓差之帝嚳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爲十二人殷則增以二十

七人爲三十九人至周增以八十一人爲百二十人

按保乾圖云天子取十二女何休注公羊用之王度記曰天子一娶九女白虎通義從之二說不同保乾圖說是也十二女者不數正妃謂三夫人九嬪也否則舉夏禮與

鵲巢維鳩盈之箋言衆媵姪娣之多

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箋衆無名之星隨心噉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于君也凡妾御于君不當夕禮謂



禮命貴賤

正義云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喪服注云妾之貴者夫人姪也其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左氏皆言以夫人無子立右媵無其貴也何休注公羊云夫人無子立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嫡姪無子立右媵姪嫡姪無子立左媵姪嫡姪無子立親先立嫡文家尊尊先立姪以二媵為貴與禮不合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箋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

次序

正義云內則注云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尊夜則五

日也所施帳者為二人共侍于君有須在帳者

江有汜序美媵也

正義云士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也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姪娣但不必脩耳

靜女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戴氏震云此媵俟迎之禮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冕而親迎惟嫡夫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後入愛而不見迎未至也愛而猶隱然自牧歸黃言乎說舍近郊也爾雅郭外謂之牧黃亦以為絜白之喻設言以欣慕其人耳

鶉之賁賁我以為兄



陳氏長發云埤雅以兄為女兄為娣刺宣姜之詞

我以為君

陳氏長發云埤雅以君為女君為妾刺宣姜之詞喪服傳曰妾為女君鄭注云女君適妻也又歸妹六五云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君亦謂嫡也

碩人庶姜孽孽箋庶姜謂姪娣

敝笱其從如雲箋其從姪娣之屬

綢繆見此粲者傳三女為粲大夫一妻二妾

曲禮云大夫不名姪娣喪大記云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故三女也

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傳諸侯一取九女二國

媵之諸娣眾妾也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

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注云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之所以一夫人之尊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脩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

右脩媵

按無媵謂之特小雅云求爾新特庶人不宜

有媵故論語曰匹夫匹婦

行露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箋：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

著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綢繆序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 右婚禮之失

氓序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有狐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箋：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

按媒氏職云：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注云：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有狐之刺時，亦媒氏之職廢耳。

丰序刺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東門之墀序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正義云上篇以禮親迎女尚違而不至此復不待禮而相奔者私自奔通則越禮相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

野有蔓草序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

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東門之楊序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

猶有不至者也

坊記云昏禮婿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右淫婚

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汗我私薄澣我衣害

澣害否歸寧父母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

耳

正義云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

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

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沒則使卿寧于兄弟

襄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

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

載馳許人不嘉皆為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

既沒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為昆弟之為父母後者  
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  
沒有時來歸故不降于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  
故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為  
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耳夫王后則不  
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



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

泉水序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右歸寧

燕燕序衛莊姜送歸妾也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于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

右大歸

河廣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箋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是詩以自止

正義云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

呂氏祖謙云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母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竹竿序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按此衛女爲夫所出。久在衛而思念其夫家也。序云適異國而不見答。此序其見出之由。蓋籜籜竹竿。以釣于淇。憂者之興也。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思夫也。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言夫婦離也。女子有行。二句言女生有家。不當久在母家也。淇水在右。兩句疊致其情。巧笑之嗟。兩句追舊好也。末章言婦人已見棄。無可歸之道。以致其憂。所謂思而能以禮者也。

右出婦

谷風序。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箋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

按白虎通曰。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交。箋云。送于門內。爲無恩。似禮當送之于郊。何則。戴嬌大歸。莊姜猶送之于野。則男子之送于郊。可知。蓋有過不得不出者。禮也。出而不能忽。然以遠送者。



情也。特婦人遇薄倖而復以禮責之，則忠厚之至耳。

中谷有蕓，序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飢饉，室家相棄爾。

黃鳥序，刺宣王也。箋：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我行其野，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

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箋：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

右棄婦

婦教附

關雎序，關雎，后妃之德也。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淑，善也。

正義云：揚雄云：善心爲窈，善容爲窕。

葛覃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子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



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是刈是穫為絺為綌服之無斃傳古者王后織元

統公侯夫人紘縵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

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服整也女在

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

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

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

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箋我告師氏者我見教

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  
師教也

正義云女師以婦人為之昏禮云姆纒笄宵衣  
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  
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內則云大夫以  
上立師慈保三母者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  
女並有三月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  
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此女  
子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皆內則文也彼注  
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枲  
白虎通云婦人所以有師者學事人之道也詩  
云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子宗婦之室國君取  
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祿之  
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  
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



傳曰傳至矣姆未至

卷耳序后妃之志也

樛木序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螽斯序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桃夭桃之夭夭有蕢其實傳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

漢廣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鵲巢序夫人之德也

采蘋序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

職矣

草蟲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

先祖共祭祀矣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

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

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

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

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

行露序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江有汜序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

野有死麇有女如玉傳德如玉也箋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

何彼穠矣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燕燕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傳仲戴嬀字也任大塞瘞淵深也惠順也勗勉也箋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溫謂顏色和也

谷風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

靜女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

貽我彤管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



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柏舟序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  
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君子偕老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  
淑云如之何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  
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有子若是可謂不  
善乎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髦也玉之瑱  
也象之瑳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  
也傳尊之如天審諦如帝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縵絺是繼祚也子之清  
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傳展誠也  
美女爲媛

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  
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傳螭首額廣而方倩  
好口輔盼白黑分

伯兮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傳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女曰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昧日。箋言不留色也。

有女同車。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鷄鳴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七月。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繫禘禘。

八月。載績。傳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

斯干。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傳裼。裸也。瓦。紡塼也。箋卧于地。卑之也。裸。夜衣也。明當主于內事。紡塼。習其所有事也。

正義云。侯苞云。衣裼示之方也。明裸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箋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

楚茨。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傳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



都人士。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箋彼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性情密致。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吉讀爲媯。尹氏媯氏。周室昏姻舊姓也。言有禮法。

彼君子女。卷髮如蠶。

大明大邦有子。倪天之妹。傳倪磬也。箋尊之如天之女弟。

思齊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傳齊莊媚愛也。箋徽美也。閔宮赫赫。姜嫄其德不回。

### 鄉飲酒

總叙周制鄉飲酒禮。主人朝服就先生而謀賓介。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尊兩壺于房戶間。元酒在西。設洗于阼階東南。主人與賓揖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前獻賓。賓進受爵。薦脯醢。脯



五臠賓升席自西方設折俎

牲體枝解折節在俎

賓左執爵

祭脯醢奠爵于薦西卒爵賓實爵主人之席前酢主人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與奠爵遂拜賓西階上答拜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坐祭遂飲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坐奠觶于薦西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實爵介之席前介受爵復位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介

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揖降介降立于賓南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主人揖升坐取爵於西楹下實爵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以爵降奠于篚揖讓升卽席設席于堂廉東上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



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正歌脩司正受命  
 于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司正實解降自  
 西階階間奠解退共拱音少立坐取解不祭遂飲坐  
 奠解退立于解南賓取俎西之解阼階上酬主人  
 主人受解西階上酬介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  
 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  
 受酬者拜興飲司正降復位使二人舉解于賓介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曰請坐于賓遂徹俎

乃羞無算爵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說  
 曰按周禮司徒職云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鄭  
 元曰諸侯之鄉大夫正月吉日受法于司徒退而  
 頒于鄉吏及三年大比而與其賢者能者以賓禮  
 禮之獻于王庭曰鄉飲酒按鄉飲酒之禮其義有  
 也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者  
 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  
 明養老正齒位此乃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又  
 按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酒之禮亦謂之  
 鄉飲酒又有鄉大夫飲國中賢者酒用鄉飲酒  
 之禮故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並鄉射黨正  
 飲酒之法也



七月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

正義云：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于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此實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以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或則鄉之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是解黨正飲酒得稱鄉人之意也。按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公堂學校謂黨之序學也。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爲

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爲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

### 右黨正飲酒

良耜以開百室。箋：百室一族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醕合釀之歡。

正義云：族師職云：春秋祭醕，注云：醕者，爲人物災害之神也。螻螟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爲災害，故祭以止之。因此祭醕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醕。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醕五日，是其事也。禮器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注云：合錢飲酒爲釀。王居明堂之禮，乃命國



釀是也。族師雖云祭醑，不言卽爲釀飲酒。禮記自有釀語，不云釀是族法。鄭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卽云春秋祭醑亦如之，是于祭醑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爲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醑以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酬酢也。

### 右族師飲酒

### 附養老

行葦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敦弓旣堅，四侯旣鈞，舍矢旣均，序賓以賢。箋：周之

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

曾孫維主，酒醴維醑，酌以大斗，以祈黃耆。箋：云祈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亦旣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箋：云台之言，齡也。大老則背有駘文，旣告老人及其來也。



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附庶人飲酒

瓠葉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烹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于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于賓。乃薦羞。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傳炕火曰炙。酢。報也。箋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傳醕道



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

正義云：箋皆准鄉飲酒燕禮而為說也。

毛詩禮徵卷第三終

受業姪家

起校





